

黑泽明动感作品集

(第三辑)

第

三

滴

血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第十章 风雷洞奇遇

她哪知青鸾是应她之命，在天空翱翔嬉游，以娱恩人心目。

她跳下鸾背之后，那青鸾两三个纵跃，即到蟒尸身边，一双钢爪按住蟒头，锋利的长喙从蟒尸剑伤处沿着白线向上一钩，那蟒皮应喙而开。它爪喙齐施，登时将蟒头皮剥下。再从碧森森的两只蛇眼中，挖出两粒大如鸽卵般绿光灿烂的碧珠，衔给赵月眉，碧珠光华异常，入手沉甸甸的十分可爱。她知道这只青鸾绝非等闲，十九是绝世高人所养，患得患失的心理，立刻不宁起来。

这时青鸾又将蟒头弄开，一颗比鹅蛋还大的红光灿烂的蟒珠，立刻映入眼帘。她从鸾嘴中接过，爱得不忍释手。但她终于将三粒蟒珠纳入囊中，然后伸手搂住青鸾长颈问道：“大青鸾呀！你以后还和我在一起吗？”

青鸾“咯咯”两声，头也连点两下。

赵月眉欣喜欲狂，纤手轻抚鸾头红冠，再追问一声，道：“我是问你以后会永久和我在一起吗？譬如说我到哪里，你跟到哪里！”

青鸾仍“咯咯”应声，点头首肯。

她再无疑问，喜得把鸾头揽入怀中，频叫：“大青鸾你真好

啊！大青鸾你真好啊！”

青鸾俯身闭目，一任她抚抱，壮极温驯，迥非恶斗毒蟒时那般凶煞神态。

巧得芝鸾，诛除毒蟒，她心中十分快意，但她忽然想到岳郎遇难，不由万念成灰，秀目中珠泪簌簌，沿颊流下。

“唉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正如‘望尽天涯路，欲寄彩鸾无尺素，山长水阔知何处？’连他的尸体都不知漂到何处，何况人呢！”泪水又从她面颊上流下来。

她不耐面对遍地蟒血的山坡，跳上鸾背，说声“走吧！”那青鸾巨翼微张，轻飘飘地飞上高空。见恩主无所指示，它仍向南方飞去。

且说岳昆仑自被大力神丐一掌劈进河水中之后，在汹涌的河水中冒了两冒，就被河水淹晕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只觉身体飘飘摇摇地十分舒服。他头脑昏昏地，眼皮重得如加上一层木片，很不易睁开，但他终于勉强睁开了。见身边坐着一个白衣丽姝，十七八岁年纪，雾鬓云鬟，风姿绝代，深情地看着她嫣然一笑，笑靥上充满欢欣与娇羞。

她心头一动，觉得这白衣少女，美极了，美得有几分和赵月眉相像。又似乎在哪里见过她，但他头脑昏昏地，不愿意思索，又闭起眼睛。

白衣少女见他醒了，心中十分高兴，她想到在他昏迷中替他更衣时的情景，不禁玉面羞红，把想要向他问的话，也都窘得忘掉。

半晌她羞红减退，平抑下激动的心悸，纤手微推他肩头，柔声问道：“相公贵姓高名，怎么掉到河里了呢？你还觉得很

痛吗？我是说相公身上的伤！”

岳昆仑经她一问，睁开眼睛，十分萎顿地答道：“在下丘山昆，被敌人击伤落水，身上犹觉酸痛，想是被姑娘拯救起来，大德不言报，丘山昆有生之年，永当不忘！”说罢，待爬起来，向人家叩谢。

白衣少女正坐在他身边，立刻一双柔滑的玉手，按下他半裸的肩头，道：“丘相公伤势未愈，不须客气，出手救危，是人之常情，何谢之有？我们慢慢谈话好了！”

岳昆仑向她询问姓氏，她笑以“魏蕾芳”为答，且娇笑道：“裕州小别，相公难道不认识我们了吗？”

这话一出，岳昆仑恍然大悟，道：“啊！是了！你那位师姊的伤势，可好了吗？”

“咦！丘相公你怎么知道她受伤了呢？”她惊奇的问道。

于是岳昆仑将在暗中和赵月眉二人所见相告，但只说赵月眉是个朋友。

她怕他说话过多伤神，给岳昆仑服下艳煞特制的治伤药丸，要他不要说话，她将救他的经过情形娓娓地告诉他。

这船上白衣少女，就是艳煞的第四女徒潇湘银燕，她和师姊桃花仙子二人在客栈睡了一夜，翌晨桃花仙子因事他往，约定在唐河会面，然后同往樊城，所以她一个人在裕州渡口买舟南下，行抵源潭前，于暮色中见河水中隐约漂浮一人，她和船家立刻将人救起，灯光下一看，正是先后在朱仙镇、裕州邂逅相见的二美男子之一。

那时岳昆仑人已晕死过去，心头仍在微弱跳动，她久居洞庭，救人工作非常熟练，立刻和船家将岳昆仑腹水挤出再施推拿，岳昆仑才逐渐苏醒。

同时将岳昆仑一身湿衣完全换下，好一个大姑娘，何曾见

过赤身男子，但她为救人心切，无暇顾及，只好将自己唯一的一套男装脱下给岳昆仑换上，露出本来面目。船家是一双老夫妇，见她竟是个少女，不由暗中称奇不提。

潇湘银燕见他腹水全出，呼吸增强，又给他服下疗伤药丸。时夜色已深，乌篷船本来不大，她倚在岳昆仑身边，初时习坐内功，后来也困得挨着岳昆仑沉沉睡了，天将拂晓时，她发觉自己竟滚到岳昆仑怀中，羞得红生玉颊，低啐一口，幸而无人看见，而岳昆仑犹沉睡未醒。

但他面色红润，呼吸正常，丰润的面庞，潇洒的英姿，使她两眼竟舍不得离开，现在她可以毫无顾及地细看；剑眉斜挑，是多么英挺，弯曲的嘴角，充满了难言的大胆、倔强与挑逗，玉面红中透白，双眸微闭，散布着感人的俏笑，健壮似未成熟的身体，闪烁着青春的阳光，她越看越爱，觉得这货真价实的美男子，除去俊美英挺而外，却另有一种坚毅阔的气度，这是自己和师姊桃花仙子二人，虽然乔装男子，俊美中的妩媚，还不及这美男子特有的英挺雄健。

早餐后，红日满窗，已快到唐河。

这时岳昆仑已张目苏醒了。

她约略地将经过情形说完之后，他清澈的双眼中流出感激的清泪，幼稚的心灵上充满感激与不安。另一方面，使他更担心眉姊姊的安危。睫毛上的泪珠，亮如明珠玉露，她掏出绢帕，为他轻轻揩去，玉手不自主地轻抚在他的脸颊，柔声慰道：“丘相公快不要难过，你的伤势，有家师的疗伤圣药，过几天就痊愈了！”

她殷殷地慰藉，温柔的软语，如慈母般女性特有的温婉怜爱，使他不自主地说道：“姊姊你真好！”这一句姊姊，叫得她心花怒放，娇笑道：“你叫我姊姊，可是我未必比你大呢！”

岳昆仑笑道：“我今年十六岁，姊姊呢？”

她点头道：“不错我今年十七岁，长你一岁，看你长得很大的，不料才十六岁。”

于是二人互谈身世，潇湘银燕魏蕾芳，三岁丧母，他家本是北方人，流落江南，父亲常不在家，五岁那年被一恶人拐走，幸被师父救回，因离家半年多，其父亦因妻亡女失，已北上故乡了，她这次和师姊桃花仙子出来，一方面是寻找阴风秘籍绢图，另一方也想藉以寻查父亲下落，以求团聚。

她约略自述之后，岳昆仑也将自己的凄怆身世告诉她，并请她原谅开始不以真名相告的道理。

她为他唏嘘再三，自无见怪之理，同时且切齿道：“以后誓必帮助仑弟复仇，诛除异类，消灭汉贼！”

岳昆仑略进饮食之后，精神好转不少。他是受八手仙翁西门松以排山倒海般的蛤蟆功力，震伤内脏，幸而他有禅宗金刚掌力及内功基础，解去十之六七敌人功力，否则不堪想象。而后又加上大力神丐一击，又受伤不轻。

不久，到达唐河，泊在与桃花仙子约定的河边等候。

一昼夜之后，仍不见桃花仙子，但魏蕾芳以百般慰藉，万种柔情，使岳昆仑心身都减轻很多痛苦。在感情方面，使他对芳姊姊又增进一层亲近，那是纯洁而又真诚的爱。

约期已过，魏蕾芳见师姊仍未到来。只得再乘船赴襄阳等待桃花仙子。因为襄阳白云庵是她们大姊黑凤凰申碧兰驻足的地方。

顺水行舟，水急舟轻，翌晨，乌篷船泊在一个小镇边，船家老夫妇上岸购置食物，岳昆仑已换好自己衣服，在魏蕾芳扶持下，两人倚坐船头，在绿杨荫上，娓娓谈心。

这小镇虽然是河南地方，但已接近湖北交界，不南的远

方，丛山峻岭，苍翠葱蔚，正是桐柏山主脉的边缘所在。

二人眺望远山，仰视白云，心中暇逸之极。魏蕾芳心有所感，曼声喝道：“醉漾轻舟，信流引到花深处。尘缘相误，无计花间住。烟水茫茫，回首斜阳暮。山无数，乱红如雨，不记来时路。”

她唱的是北宋词人秦少游的“点绛唇”，丽日照下，杨柳风中，碧波荡漾，她扣舷而歌，声音柔媚，与微风流波形成一派天然音律，动听之极。

岳昆仑笑道：“方今元虏入侵，民不聊生，高人雅士，归隐林泉者甚多，芳姊姊也有“寻得栢源好避秦”的打算吗？”

魏蕾芳绽唇微笑，欲言复止，半晌，不答岳昆仑所问，反问道：“假如真有桃源佳境，仑弟可有“避秦”的打算吗？”

岳昆仑微慨道：“家仇未报，国难方殷，小弟身负血海深仇，一身罪咎，却未有此打算；必须手刃亲仇驱除鞑虏克遂宿愿之后，与二三良友，觅一山水佳境，赏心乐事，傲啸烟霞自耕自食，效度神仙生活。”

魏蕾芳人本内向，淑静少言，这时却鼓起勇气，道：“仑弟志趣甚佳！将来宿愿完成之后，所谓“二三良友”者，可有你这苦命的姊姊在内？”她玉颊微红，抹上一层淡淡的羞意。

岳昆仑笑道：“芳姊姊对小弟有再生之德，焉敢见拒？只是姊夫愿否偕往，才是问题！”

魏蕾芳羞意更浓，几不可抑。但这紧关节要所在，她又势不能不答，半晌，才脸晕红潮，嗫嗫着说道：“仑弟如不见弃，此生决不……嫁人了！”她本想说：“此生决不嫁他！”但她却未敢说出。

岳昆仑已与赵月眉有啮臂之盟，自未想到这位救命的芳姊姊也有向他求情之意，所以他讶然说道：“男婚女嫁，乃人伦

之常，且芳姊以天仙之姿，岂可独守一生？”

魏蕾芳心中暗恨道：“小傻瓜！你就真的一窍不通？”但她仍抑下激动心绪，幽幽地叹道：“姊姊以蒲柳之姿，自知难适俊雅青睐，何必自扰？倒是仑弟的意中人，可否见告？”

岳昆仑聪明剔透，察言观色，已知这救命的芳姊姊的弦外之音，自己已有赵月眉之约，自不敢有非份之想，但佳人示爱，不允许他避不就答，所以他也玉面泛红答道：“小弟已与一个姓赵的姊姊订有终身之好。”

魏蕾芳心中一惊，强作镇定地笑道：“赵姊姊一定是美拟天仙般的人了，是吗？”

他点点头表示如此。

“比我那位师姊怎样？谁比较美呀？”事实魏蕾芳明知自己比桃花仙子俊美，但她不便拿自己去比，却抬出桃花仙子来。岳昆仑默然一下，在心中比较着二人的容颜，才答道：“春兰秋菊，各擅胜场。令师姊美在妩媚；赵姊姊美在高华。”

魏蕾芳笑道：“赵姊姊美艳高华，想来一定比我师姊标致多了，难怪华弟情有独钟呢！”

岳昆仑道：“芳姊姊的美，却有几分和赵姊姊相似处，只是我太笨了，老是说不来，现在让我来仔细比较一下！”他说罢真的睁开一双大眼，目不转睛地向她脸上瞧看。

魏蕾芳哪肯让他品评，玉颜醉红，如盛开玫瑰，甜笑声中，娇躯立刻扭转向河，不肯和他相对，岳昆仑童心大发，右手轻扳芳姊姊香肩，故意歪头伸颈看她。她更加羞媚，躲无可躲，索性将玉面藏在岳昆仑怀中，两手抱住岳昆仑腰背，再也不肯抬头。

螭首白嫩，黑发漆黑，一股股少女特有的幽香，如兰似麝，隐隐散发鼻中。他双手放在她的双肩，几想低头吻在她雪

白的颈肤上。

半晌，她仍伏怀中未起，双肩隐隐抽搐，他心中一动，发觉她哭了。

少女们的眼泪，有时是无目的而流，但今天魏蕾芳的泪，一方面感到凄凉身世而流，另一方是为爱情而流。

她自从见了岳昆仑之后，芳心中就留有一个难以除却的英俊影子；后来又在无意中从河里救活岳昆仑，她曾不顾一切地救治他，甚至为他脱换衣服，推拿全身穴道，这一切都是为爱他而为，两天来的形影不离，耳鬓厮磨，使爱情陡然上升，不料使君有妇，如何不使她伤心？但她仍爱他，她亲手救活的他。所以她伏在他怀中哭了。

岳昆仑心中一凛，忖道：“糟了！确如眉姊所说的‘麻烦来了’。但她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自不能以麻烦、缠扰视之……”他虽然资质聪颖，但世故不深，十六岁的大孩子对爱情甚少应付的能力，尤其是对这性情内向的少女。

他踌躇半晌，愀然问道：“芳姊姊！你要我怎么办哪？”

他双手轻轻扶起她的娇躯，她满脸泪痕，如梨花带雨，双眸里尽是尤怨凄怆。人美了；哭美、怨美、愁也美。

这时，上流漂来一艘瓜皮小艇，船夫是个三十多岁的赤膊大汉，船头坐着一个白衣劲装少年，玉面褐额，两眼目不转睛地注视岳魏二人，魏蕾芳和他对面而坐，见他注视自己，赶紧用衣袖拭去泪痕，娇躯往后微退，要岳昆仑放下双手，一边悄声说道：“有人来了！”

岳昆仑回头一看，那人和岳昆仑同时惊呼出声，原来那白衣少年正是阴阳童子左丘方。岳昆仑的惊呼声中，有“他乡遇旧”的欣喜成分；而左丘方的惊呼声里，有惊讶与忿恨的成分，他惊讶岳昆仑何以未死？他忿恨岳昆仑神健如前；而更使他

讶恨的是他穷追一天多的“梅姑娘”也在船上——他是把魏蕾芳错看成赵月眉了。

一丝毒狠的眼神，伴着惊讶的混合表情，电闪般掠过他那白玉似的脸上，立刻换成喜悦与诚恳的情态。他在岳昆仑的欢呼声中，也大声喊道：“哎唷！丘兄啊！你真了不起呀！水里的功夫，想不到更俊呀！兄弟佩服之至！”他以为岳昆仑是自己泅上来的呢！

不待岳昆仑答言，他又高喊道：“丘兄，梅姑娘！您二位让我找的好苦呀！赊旗镇、源潭、唐河、河水中、街头上，兄弟都找遍了。想不到二位却在这儿卿卿我我的呢！”他哈哈大笑，小艇转瞬间划到乌篷船旁边。

魏蕾芳羞红满面，起身走进舱中躲起，左丘方微噫一声，人从小艇上飘身纵落大船头，他以为赵月眉识破他的居心，所以暗作准备。

岳昆仑忙着起身相迎，他见岳昆仑动作尚感不便，立刻按住岳昆仑，道：“丘兄伤势似尚未愈，自己人不必客气！”说着他也面对舱门坐下，暗中瞄着魏蕾芳，自作戒备。

岳昆仑知他把魏蕾芳看错成赵月眉了，所以立刻告诉地道：“左丘兄你看错人了，舱中的是魏姑娘不是梅姑娘啊！”

于是岳昆仑将被救前后的情形，向左丘方略述一遍，然后问他知否赵月眉去向时，他伪称赵月眉知岳昆仑坠水身亡，已回故乡了。这样等于说赵月眉并不关心岳昆仑的生死，自然也没有情感而言。

岳昆仑听了之后，虽然不全信他的话，但心中也不免有些怅然，幸而她安然脱围，心中又十分慰藉。

左丘方闻知岳昆仑欲同魏蕾芳暂往襄阳养病。他乘机说也想往樊城一游，于是等船夫采购食物归来后，就解缆一同乘

大船向襄樊进发。

不到半盏热茶时，忽听身后岸上叱咤之声大起，岳昆仑向岸上一看，只见桃花仙子头发散乱，虽仍是男人打扮，一顶文生方巾也脱落了，右臂鲜血殷红，步履也有些不整，正沿河堤大路向下游跑来，后面追来的，正是她的仇人惟我独尊姬全，手持铁拂尘，健步如飞的从后面赶来。

魏蕾芳娇喊一声：“师姊！快上船来呀！”

桃花仙子闻声之后，立刻向这边跑来，在岸边奋力一纵，娇躯轻轻地落在船头。二女立刻帮助船夫将船划离右岸，靠近左岸，仍顺流放行。

这时，左丘方搀扶岳昆仑躲进舱中，说怕敌人突施暗器，不易躲避，岳昆仑对他十分感激。二人从舱窗空隙处，向岸上窥望姬全。

姬全和桃花仙子路遇于唐河，她避无可避，撒腿就跑。

姬全自被二女联手围攻，几乎迫落河中葬身鱼腹。后来虽得转危为安，但也落得衣破血流，灰头土脸。现在仇人见面，又是一人落单，他怎肯轻轻放过？桃花仙子一逃，他也展开身法，穷追不舍。

由唐河追到此地，曾数次被姬全以快速身法追到，激战之后，都被桃花仙子以诡谲奇异的灵蛇步法逃脱。最后一次，竟被姬全以拂尘夺去长剑，又遭他钢爪抓得衣破血出，狼狈万分。这适时的接济，恰到好处，否则再过一时，她就难免溅血于姬全手中了。

姬全眼看着敌人就要成擒，又被人救去，而且敌人稳坐船头，频作鬼脸，大声讽刺，自己在岸上跟着狂跑，不知追至何地为止，气得他火发千丈，也大骂不止。

这时，他忽听船上哗然惊呼，船行渐停，河水已进了船内，

船中人纷纷向左岸纵起，一白衣劲装少年，挽一黄衣少年，身将纵起时，船已沉没，他似乎一个不留神，将肋下黄衣少年，在同声惊呼中，掉入狂流，他却纵落岸上。这时对岸上的一个白少女，一声尖叫，风一般地扑到岸边，注视河中，河中黄衣少年顺流挣扎几下之后，就沉没水中，岸上白衣少女身体摇摇欲坠，却被自己的师妹把扶住。

老道隔岸观敌，无法复仇，气得怒吼几声走开；魏蕾芳也在桃花仙子扶持下，痛哭离去；阴阳童子左丘方脸带胜利的微笑，也自离去。河堤上空留下船家老夫妇，望河兴嗟，痛惜他们的家产全部沉没。

原来左丘方扶着岳昆仑躲进船舱之后，乘岳昆仑注视岸上姬全追船，喝骂地紧张气氛中，他悄悄地揭开船舱下一块船板，迅速地在船底用手指划成一个头大圆圈，然后放回船板，和岳昆仑并坐窗前，一面暗运千斤坠功夫，那船底骤受极大压力，“嘭”地一声，河水鼓破他手指划破的船底，船身立刻行动迟缓，河水很快灌满船舱，众人惊呼声中，纷纷纵上河岸，船家老夫妇也泅向河岸，当船要沉没时，他才挟起岳昆仑说：“丘兄，我带你，不要怕啊！”岳昆仑一脸感激之色道：“又被左丘兄救助了，兄弟十分感激！”

说时，左丘方人已纵起，但他左手一松，二人同时惊呼，岳昆仑已被他抛入河中。岳昆仑真是命运多舛，被魏蕾芳救起不到两日，又惨遭灭顶之祸。他在狂流中挣扎数次，终因内伤未愈，无力挣扎，最后就淹没了。

过了一昼夜之后，他呻吟一声，悠悠地醒了。却觉呼吸困难，浑身疼痛，内伤也似乎转重了。周围漆黑，身伴流水荡荡，潮溽难耐。两腿如遭绳索捆绑，麻木不仁。他心中大惊，敏感的觉得自己已被敌人捆绑，关在所说“水牢”中了。连忙运目

凝神一看，周围虽然漆黑异常，但他因练有夜视能力，仍能约略地看个大概：左边是七八尺宽的涧水，涧水从石洞中流出，水面上是高可一尺的石窟，由左向右斜伸，自己身卧处的窟顶，已四尺多高了。右面则是一片高大的石窟，运目望去，深邃异常，漆黑得无法见底，阴森森地令人心悸。

他正心中犹豫纳罕，不知身在何处，遭人捆绑。幸两手尚能自由活动，忍痛慢慢坐起，觉两腿捆绑绳索因自己一动，反而立刻紧捆，用手一摸，觉凉滑蠕动，竟是一条粗如儿臂般的大蛇，将自己双脚牢牢捆上两匝。

他心中大骇，伸手去解，那大蛇黄光微动，循臂而上，七八尺长的蛇身，立刻缠紧他的右臂和脖颈，他左臂抓住蛇身，不让它缠紧，可是黄蛇力大无比，挣了几下，岳昆仑便觉身上每一根骨头都疼痛，而且脖子被它缠得几乎要窒息，形势十分危急。

岳昆仑口中微“哼”一声，怒道：“时衰鬼欺人，你这孽障也来欺侮我了，若在平时不把你立刻扭成寸段才怪？”

黄蛇可不管他说什么，蛇身被他一抓，缠力骤增，岳昆仑呼吸更觉困难，右手改抓蛇身，使脖子留出些空隙，左手一抬，抓住蛇头下部的七寸子上。

蛇头是蛇全身要害所在，蛇颈一被抓住，它更拼命紧缠，岳昆仑在伤后的微弱力量，如何吃得住这大的力量？眼看就要被它缠死。

岳昆仑在急迫之下，动物的原始本能支配他一口咬住蛇颈，那蛇获痛，缠绕愈紧，鲜血涔涔流入他的口内，他深恐蛇身摆脱，死命咬住不放，但累得他颓然偃倒，甜甜的蛇血，冲喉咽下。

他奇怪蛇血何以会甜？且毫无蛇腥？注视蛇头前端并无

蛇信伸出，显见这蛇与其他蛇类不同。蛇身不断蠕动，蛇血不停流出，他也一口一口地咽下，一昼夜未进食物的食欲，被这甜甜的蛇血忽然引起，他不顾一切地吸饮，半盏热茶时间过去，蛇身缠迫力量渐减，蛇血也逐渐减少，他的精神也似乎好些，伤痛略减，体力稍增。

他不耐久为蛇缠，两手用力一拉，大蛇嗒然落地，尾巴搅动几下，就不动了，蛇血也停止不流，显已死去。

他这时精神逐渐恢复，伤痛大减，张嘴放掉蛇身，自己也坐起身来。谛视怪蛇已僵卧在地。右面仍是一望无底的黑窟。

回想以前落水情景，依稀未忘，只是何以来到石窟？却有些茫然。探手肋下，短剑尚在，雪岩逸人的玉佩，仍系襟上。这一切证明自己并未被人禁闭，此地也并非水牢。但这石窟是什么所在？却百思不解。

原来他自被阴阳童子左丘方恶意抛入狂流之后，不久人已昏去，随波流至远处山脚下。河水沿山过处，内有一流竟分枝穿山成洞，潜流大半里远，才又由山底流出，与原来水流汇合。河水进洞出洞，皆在水平面下，是以自古以来，没有人知道有这一段水窟石洞。

岳昆仑因人已昏迷。在河水中挣扎，不知不觉，竟触动潜伏在洞口的一条数百年的绝大黄鳢，这条鳢王被岳昆仑一踢，竟怒不可遏地立刻将岳昆仑双腿捆系，牢不可放。竟将人拖进水窟，它尾部缠在岸边，岳昆仑身体被水流冲斜，水势一落，人也半卧洞岸。再经大半天时间，腹水自动流出，他才悠悠苏醒。

他苏醒后，人鳢才开始正式拼斗，结果他在不知不觉中，竟服下千载难逢的鳢王活血，使他功力稍进一步，而内伤也得

以渐愈。

他站起身来，觉浑身燥势难耐，又蹲下身去，双手捧取河水啜饮，觉河水清凉可口，痛快的喝够。然后起身向岩洞深处走去，一面运足目力凝视注视。

洞中仍是黑暗异常，地上坎坷不平，尽是参差的石地，湿漉漉地，十分溜滑，但他仍耐心的向前摸索。

他行进三十几步，觉体力逐渐增强，内伤也几乎全减，心中十分欣喜。运目谛视，周围一二尺处，已能约略辨识。远处仍是一片漆黑，深不见底。

他一个不留神，忽被脚下一片光滑斜坡滑倒，但他因身体轻灵，脚一点地，又飘身斜起，向前落下，落脚处的坡度较前更大，坡面内斜，又与前者相反，所以这次竟出乎意外，真个摔倒，“嘭”地一声大响，骤觉烟尘大起，扑面乱飞，卧身处土沙松软，并未摔痛，但觉身体着地时，向下微深小半尺。

他正感奇怪时，忽觉地面微动，心方一惊，地面摇动更甚，立刻头晕心恶，难过之极。岳昆仑心中大骇，一个“鲤鱼打挺”跃出沙凹，不待脚下沾地，立刻一招“神龙夭矫”飘身大半丈，落地之后，因地面摇动甚急，他立刻伏在地上。

这时地下隐闻雷鸣，声音逐渐洪烈。全洞上下，都起共鸣，忽然从地表、洞顶、岩壁等处黄尘流流而出，一种极为沉重的压力，往身上压来，他慌忙双手向上猛推，竟又虚无实质。这时周围前后，全是一幕黄尘，看不出一点儿其他景象。

他正在疑惧之时，倏地黄影一闪，化作无数黄色云涛，金光电闪，内中又夹着无数的暗黄星光，暴雨一般，爆炸分裂，越现越多，打在身上，无殊粒粒铁弹，岳昆仑潜运内功，使全身坚逾钢铁，以抵抗星雨炸击。

星光越炸越大，由指头大，逐渐变成酒杯大，爆炸分裂的

声势，也逐渐加强，数又极繁，密如联珠，渐渐汇成一片连续不断地轰轰巨震，恍如震天价百万霹雷，交相击炸，激射飞溅，合为火海星山，声势猛烈雄奇，打在身上虽经内功化解抵抗，仍觉疼痛难熬。若是一般人或内功稍差的人，早被炸成粉碎。

岳昆仑自有生以来，哪里经过这种遭遇？他浑身疼痛，目眩神昏，耳鸣心跳，痛苦万分。但他因生具异质，又前后服有火梨灵乳及鳍王鲜血，加以内功精深，所以一味咬牙苦撑，坚强定力，使周身气机加速流转，不受雷火影响。

他正死命撑拒时，忽觉身体一轻，压力骤减，黄光一闪，那四外的无限星山雷火，全数离去。心方一喜，正要起身稍事喘息，但跟着风雷大作，杂以金戈铁马，刀剑交击之声，恍如百万大军厮杀，苍凉凄厉，响彻岩洞。同时金银奇光，化成金箭银针，宛如暴雨飞瀑，互相激击排荡，射到身上，如中硬弩。他又咬牙苦撑，运起内功。一时金铁交鸣，锵锵铮铮，凄切呼号，汇成一种极为猛烈而又夹以凄切苍凉的繁响。使他鼻酸肠断，胆颤心惊。

挨过一个时辰之后，又觉身体一轻，那金箭银针的袭击，凄切苍凉的声音，都随之骤然停止。

不料眼前一暗，周围全被阴云包没，随见一线白光，飞自左侧水窟，晃眼之间，飞泉猛喷，直冲上来，压力也立刻骤增，水箭射在身上，无殊刀剑，疼痛之外，更夹有冰冷之感。使人有孤苦无依，置身于穷阴绝域之感。继而狂风暴雨，海啸雷鸣，直若天将到末日，声势恶猛之极。最后冰雹齐下，霜雪交飞，气温骤降，如天将严冬，置身冰窖，冰彻肌骨。雪地冰天，寒声怒号。岳昆仑初则抱住岩右，在暴雨狂涛中，风雷交击下，仍然苦撑，最后在冰天雪地中，如非潜运内功抵抗，几乎冰僵。

又是一个时辰之后，冻解雨止，压力减去，一丝和风，枝摇叶动，清风远引，自协宫商，有春光明媚之感，心中舒然一畅；忽听万木萧萧，狂风起自洞底，飞砂走石，风吼雷鸣，尖锐刺耳，闻之令人生悸，渐渐声势愈大，直若山崩海啸，地扬天掀，宇宙若将倾圯。同时感到压力之大，较前三者更甚。

风势过去，岩洞逐渐温热，恍若三伏天气。随见红光一闪，烟火齐飞，顿觉如置身火炉中，燥热难熬。继而火蛇乱飞，焦雷爆炸，轰轰轰轰，顿成一片火海。压力也逐渐加大。

岳昆仑闭目伏身，万念俱成灰烬，浑身衣服，立刻烧毁，但他仍刻苦忍耐这烁石流金的煎熬，凝神定虑，屏息内视，运起内功，抵御雷火袭击。

这次不到一个时辰，雷火渐歇，燥热渐减，不久之后，石洞又归一片漆黑，死一般的宁静。岳昆仑在诸苦备尝，极端疲惫之下，沉沉睡去。

一个时辰之后，地面又开始震动，把他从睡梦中惊醒，当他睁眼看时，又是黄尘滚滚，星飞雷鸣的现象。他又咬牙苦撑，一一历尽水火风雷、严寒酷暑的袭击；喜怒哀乐，荡气回肠，惊心动魄音响的腐蚀。

第二周次历尽之后，虽然也甚疲惫，但却较前次稍好；且有先一周次的经验，苦楚也减去不少。当第三周次苦难经过之后，岳昆仑又获得一个经验；那就是当水火风雷、严寒酷暑、喜怒哀乐等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苦难到临时，只要凝神纳气，垂帘内视，使灵台清净，进入物我皆忘，六蕴俱空地步，用本身纯阳真气，使气机流畅无阻，不但痛苦减少，且疲劳更易恢复。

第四周次苦难过去之后，已经过整整两个昼夜。岳昆仑因服有螭王活血，仍不觉饥饿；在这苦难的煎熬下，不但内伤全痊，且内功又深深进一层次。